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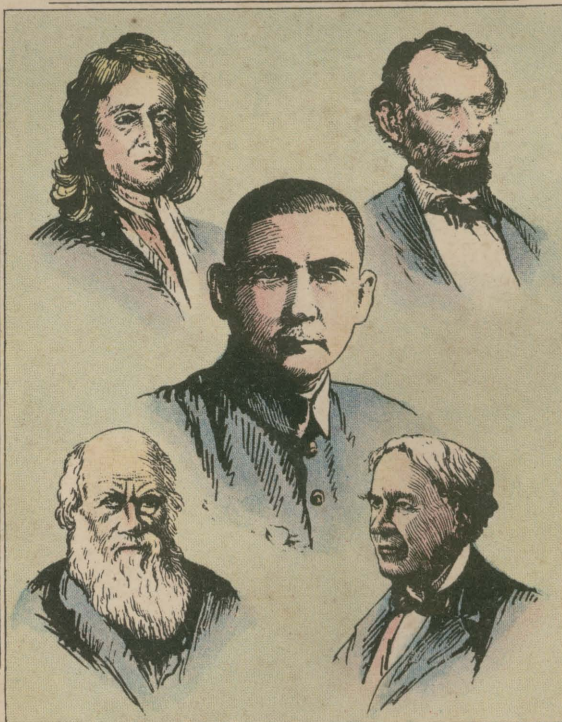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傳記類)

玄 奘

孫毓修 著 陳倩如 改編 殷佩斯 校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0848B

小學文庫

第一集

(傳記類)

玄

孫毓修
陳佩如
殷佩斯
校編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樊

~~131050~~

121050

~~1592587~~

編
輯
人

王雲五 主編
徐應昶 主編
周建人
宗亮 寰
沈百英
沈秉廉
黃紹緒
蘇繼廡
趙景頤
殷佩斯

玄奘

目次

唐代前的西遊者·····	一
玄奘的家世·····	八
西遊的動機·····	一二
初出發的艱苦·····	一六
高昌王的待遇·····	二一
遊北印度·····	二七
遊中印度·····	三〇
遊東西印度及回國·····	三六

目次

功德圓滿

四〇

玄奘

▲唐代前的西遊者

外國有許多探險家，他們常跑到沒有人跡的地方，去尋求關於學術上的資料，或未經發見的奇蹟，雖犯着無限的艱險，他們也是樂此不疲。在他們都以爲這種事業是很尋常而且最有趣的。可是在我們中國，卻不大容易找



玄
奘

奘 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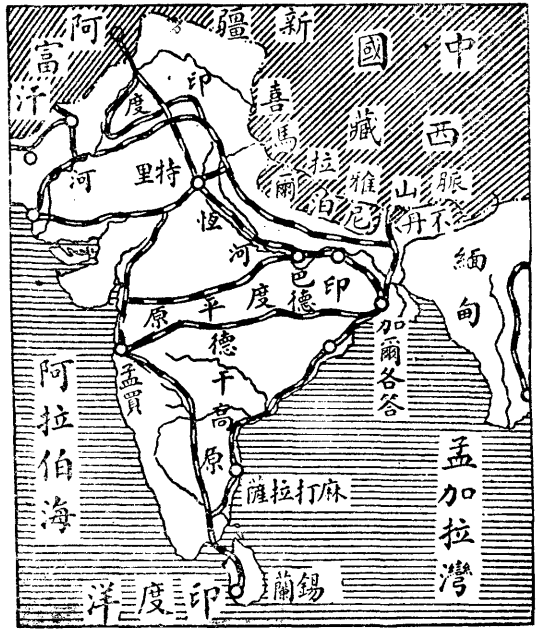
到這種人物。但是唐朝時候，卻有一個佛門弟子，也曾冒着萬險，跑到很不容易去的印度，探求學問，得着很圓滿的結果回來。他那種勇敢耐勞

的大無畏的精神，就是外國的探險家，也未必就能及得哩！這位佛門弟子的法名，便是玄奘。

我國古時，佛門弟子，到西方去游歷的，雖然也曾有過些人；但是他們都是到了葱嶺（山名，亞洲的山脊，中國的大山發脈之處）便止，或者至多到了印度的一處便回；而且也沒有得着什麼可以供獻於社會的成績。至於周遊各國，高據講壇，折服五千多人，而受各國國王的優禮的，祇有玄奘一人而已，這是很足以爲中國增光的。尤其是他那種堅忍，強毅，利不避險阻，不辭勞瘁的精神，是值得我們欽敬而效法的。

在玄奘之前二百年，有一個僧人名叫法顯，他也曾經過很多的危險而到印度，在我國的歷史上，增光不少。這個人，也是值得我們一述的。所以在未述玄奘之前，我們先把法顯的歷史來約略述一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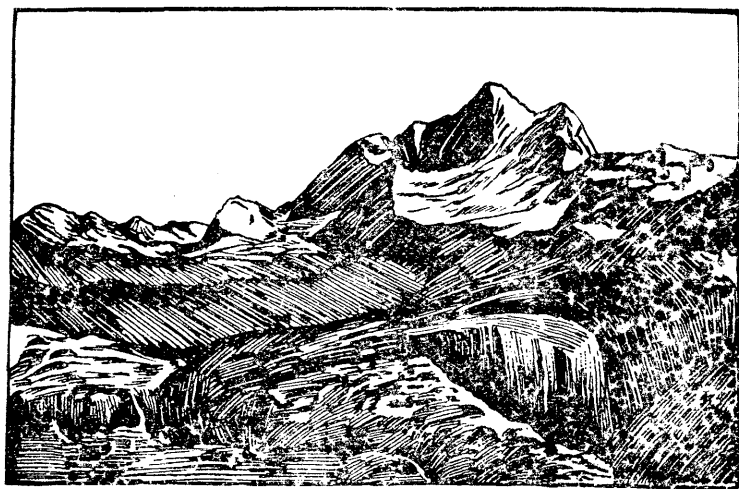
法顯的俗家姓龔，是平陽武陽地方的人。在江陵寺出家。他常慨嘆經律



同學慧景、道真、慧應、慧暉等，從長安出發。

法顯曾著佛國記一卷，記載他到西方的行程。他們從長安出發越隴山（在甘肅境內）到乾歸國；又前進，到耨檀國，到張掖鎮（今甘州）又進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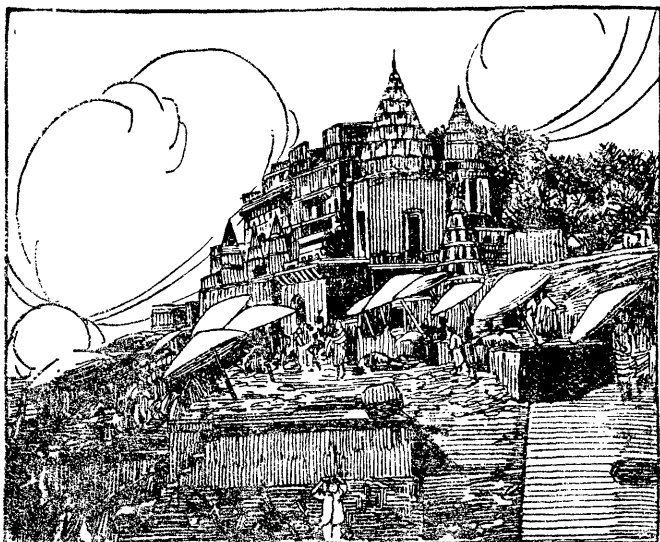
的錯誤殘缺，便立志要去尋求。於晉安帝隆安三年（西曆三九九年，民國前一五一年）佛國記作弘始二年歲在己亥。弘始是後秦姚興的年號，即當隆安三年。法顯發跡長安；長安便是現在的陝西西安，其時為後秦所據，所以佛國記以弘始紀年。和



喜 馬 拉 雅 山

燉煌（在嘉峪關外，就是現在的燉煌縣，）燉煌太守李浩，供給他們渡沙河（即黨河，因為河在沙磧中，所以又名沙河，）沙河中多有惡鬼和熱風，遇着的人，都沒有能活命的。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舉目四望，茫無邊際，要找渡過之處，祇有把死人的枯骨當作領路的標識。從此西行，向北天竺，在路上一個月，才得越過葱嶺。山中無論冬夏，都是積雪，而且有毒龍，常在吐毒，風雨沙礫，山路艱險。從前有人鑿石通路，路旁施以梯道。這

樣的梯道，有七百多所。又躡繩橋，過河，像這樣的橋，也經過了幾十處。



河

恆

越過雪山（今名喜馬拉雅

山）又渡過新都河（即印度河）

便入北天竺界。其地俗人的衣服

飲食，也與中國相同。後又越過小

雪山，寒風大起，同行的都不耐艱

苦，在路上死去。法顯努力掙扎着

前進，便越過山險而到恆水（即

恆河，是印度中部各水的總稱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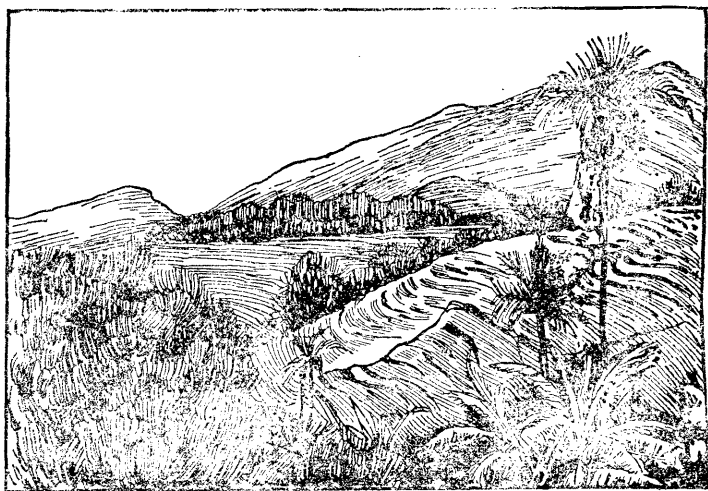
其源有五；法顯所渡的是乾吉思

河，）遊中印度。又寄附商船，到師

子國（即錫蘭島，又名僧伽羅。因

爲從前有一個僧伽羅，力能制伏師子，所以又稱執師子國。

法顯同行的十幾個人，也有存留的，也有死亡的，這時他自己形影相伴，很覺淒涼，常常懷念故鄉，便附載商人的大船東行。這隻船上載有二百多人，船後繫着一隻小船。因爲海上危險，誠恐大船毀壞了，故特地附帶小船，用以防萬一。船走了三天，便遇着大風，大船受着風浪的打擊，以致漏水。商人都想到小船上；小船上的人，恐怕來的人太多，發生危險，便將繫着的繩索斫斷。大船上的人恐怖萬分，生命危險已極。這樣的大風刮了十三晝夜。到了一個島邊，大家把船停泊下來補好，再航海前進。海中盜賊極多，若不幸遇着，生命財物，都不可保。而大海瀾漫無邊，不辨東西，只好望着日月星辰而定方向。若不幸遇着陰雨，便一無標準，任着風浪吹送，在夜闇的時候，大浪相搏，但見怪魚。海深無底，又沒有下椗之處。直到天晴，才能夠知道東西。像這樣情形經過九十幾天，才到一國，國名耶婆提（卽爪哇）。



法顯又隨着別個商人，附船東行，帶着五十天的糧食。船向東北往廣州的航路進行，走了一個多月。一夜二更時候，忽然遇着黑風暴雨，商人們都惶恐不安。加以天氣連日陰晦，海師（熟於海路的舟人）認不清海路。經過七十幾天，糧食水漿差不多都要完了。便取海水作食，分好水給各人，每人可得二升。商人們聚議道：『平常走五十天可到廣州，現在已經過期許多天，還沒有到，也許是路線錯誤了吧？』於是把船向西

北開去以求邊岸。走了十二個晝夜，終於見到陸地。但是經歷許多險難和憂懼，忽然得到此岸，不免驚疑。後來看見岸上的藜藿菜蔬等才知道是漢地。然而不見人民和人的行跡，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地方。有的說還沒有到廣州，有的說已經過去，不知究竟如何。便乘小舟入浦，找本地的居人，想問問地名。才知道是青州長廣郡界（今山東益都縣）牢山（即勞山）的南岸，統是晉朝的地方。

法顯自長安出發，經過六年，到中印度，在那裏停留六年，回來又經過三年，才到青州。他所遊歷過的地方，有三十國。回來的時候，已是晉安帝義熙十二年了（民國前四百十六年）。法顯之後，魏朝又有一個僧人慧生，也曾到過西方訪求佛經，三年而還。所著遊記，現在已經不傳了。

▲玄奘的家世

法顯、慧生都可以稱爲我國的探險家。但是法顯所到的地方，不過是西中東三印度；慧生祇到了北印度，範圍更狹。他們都比不上玄奘。

玄奘本名禱，後住大慈恩寺，所以又稱慈恩法師。俗家姓陳，世居陳留，是漢朝太丘長仲弓的後裔，（後漢陳實爲太丘長，陳實字仲弓，）因爲他的祖父康在齊國做官，住在周南，所以又爲洛川緱氏人（陳留今河南縣，緱氏今偃師縣東。）他的父親名慧，是個很有學識的人，身長八尺，眉清目秀，曾做過江陵令。隋大業（隋煬帝年號）中，辭官回家。他有四個兒子，玄奘最小。他八歲的時候，他的父親坐在几旁，親口教他讀孝經，讀到「曾子避席」一句，他忽然整理一下衣襟立了起來。父親問他做什麼。他道：「曾子聽見師命便避席，我現在聽父親的教訓，豈可安坐？」他父親聽了，十分歡喜。

他的二哥哥長捷（初名素），在東都淨土寺出家，帶着玄奘到寺中。不久，朝廷有敕旨於洛陽寺度僧（明朝以前，僧人都須經官司給以度牒，不得擅

自爲僧，玄奘因讀過的佛經太少，不能及格。他便立在公門的旁邊，徘徊不去。那時主辦這事的人是大理卿（官名）鄭善果，他很能識人，看見玄奘的相貌，很是驚奇，便問玄奘道：『你是誰家的？』玄奘把自己的氏族告訴他。他又問道：『你要出家，想做什麼？』玄奘答道：『我要繼續如來佛的志願，來光大佛法。』鄭善果很嘉許他的志趣，又愛他的相貌和氣概，便特爲取錄他，並且對官僚們說道：『誦讀的工作，很容易成功，特有的風骨是很難得的，若度了這小子，將來必能爲佛門做出些偉大的事業來。』後來他的話果然應驗了。

玄奘出家之後，與兄同住。他看見同輩中兒戲的人，心裏很不以爲然。這時他才十三歲，而他的名譽，卻從此發揚了。後來隋煬帝無道，天下大亂。他便對他的兄長道：『這裏雖是我們的父母之邦，但是這樣的擾亂，豈可死守聽說現在唐主已經據有長安，天下的人民都歸順他，當他父母一般。（隋煬帝

大業十三年，李淵在太原起兵，十一月入長安，立恭帝。明年，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，恭帝亦爲王世充所弑，隋朝便亡。我願和哥哥一同投奔長安。』他的哥哥贊成他的話，便同到長安。這時是武德（唐高祖年號）元年。

唐朝國基草創，還在用兵的時候。對於儒、佛等教義尙無暇顧及；所以京城內沒有講席。起初煬帝在東都建設四道場（釋道二教，稱誦經禮拜之所爲道場）召集天下有名的僧人居住。所徵來的僧人，都是道行很高的。煬帝末年，因爲國亂，沒有供給，四道場的僧人，便多數往遊巴蜀（四川古爲巴蜀地）。當時玄奘又對他的哥哥道：『這裏沒有法事，不可把光陰虛度了，我想遊蜀去受業。』他的哥哥依從了，便經子午谷（在西安西南）同入成都。

諸僧人既集在成都，便大講佛法。玄奘精勤不怠，二三年間，已經究通各部經典。其時天下飢亂，惟蜀中安靜，所以四方的僧侶，投到那裏的很多。講座之下，常有數百人。但對於佛學沒有比玄奘好的。他的哥哥學識也很宏通。但

總不及玄奘。

▲西遊的動機

武德五年，玄奘二十歲，住在益南慧空寺。他聽說京師承平，便想西去尋師，再求深造。他的哥哥因為顧念手足之情，不忍和他分別，竭力的留他。他便秘密地和商人結伴，泛舟三峽（灩澦峽，瞿塘峽，巫山峽，都是長江的險隘之處），沿江而遁，到荊州天皇寺。

這時漢陽王鎮守荊州，他聽說玄奘來，十分歡喜，便親自去拜訪他。他應對得很明暢，漢陽王十分嘆賞。他在蜀的時候，常去參謁基法師，基法師每每望着他贊嘆道：『我遊過的講壇很多，從沒有看見這樣少年神悟的人！』他又從荊州出發北遊，訪求高僧，到了相州（今河南彰德縣），聽說沙門慧休

（釋家稱僧人曰沙門）道德高深，在那裏傳授弟子。玄奘便去聽他講經，專心一志，聽受無厭。慧休十分驚異，讚美，撫掌嘆道：『你真是世上少有的人啊！』不久，玄奘又到長安。那時有個沙門，名叫道岳，在長安宣揚佛教，傳授學者，玄奘又從他研究。他又向沙門僧辯、玄會等質問疑義，便留住在大莊嚴寺。

長安號稱人海，九流三教都聚集在那裏。以佛學而論，其中有好多大師，精究二乘（佛經分大小二乘），窮研三學（謂戒、定、慧三學）。以三學分配三藏，則戒學屬律，定學屬經，慧學屬論。學識淵博，爲僧人們所信仰歸服的。玄奘既在這一羣有學問的僧人中互相切磋，自然獲益不少，再加他自己又非常的聰敏，便兼有衆人的長處，於是聲譽傳滿京城。但是他程度越深，疑慮也越厲害；況且中國的佛書，都是經過繙譯的，或者辭不達意，或者有遺漏；若要澈底解決這些疑問，那必得親自到印度去學習貝葉（佛經舊用貝多葉書寫的，貝多是樹名，其葉可裁爲紙，又叫貝葉）的文字，尋求釋迦的遺跡，追求

道的本源，才可以得着真諦。於是玄奘便有了西遊的志願。

耆闍崛山，是如來的聖地，佛教徒都十分重視這個地方，猶之基督教徒的對於耶路撒冷（巴勒斯坦之都會是基督的墳墓所在地），回教徒的對於默伽（阿刺伯的都會，是回教主穆罕默德誕生的地方）一樣；但是耶教、回教徒到那裏去，不過是因爲他們教主的墳墓在着，都去瞻拜頂禮罷了，於他們教宗，並沒有什麼發明。玄奘到如來聖地，卻不祇爲瞻拜而已，他實在是抱着很大的志願而去的。

唐太宗時候，國內太平，威權達到國外。北則平突厥，破延陀，威回紇；西則臣吐蕃，服高昌，不但盡有漢朝時候的西域，而且聲威竟遠及天竺大食，可算盛極了，但是國威雖振，而行旅依然是很艱險的。玄奘以孤身之客，西出玉門關，扒山越嶺，涉水渡沙，要經過些令人身熱頭痛的地方，要接觸些衣服奇異，言語不通的人物，數不盡的艱難險阻，他卻一一都嘗過了。

玄奘把求法看得很重，把生命看得輕，雖有千難萬難在他面前，在他看來，似乎不算一會事，終於能達到目的而歸來。可知「有志者事竟成」這句話是不錯的。世上的人往往看重生命，看輕事業，事業既沒有成就，生命也未必長保。玄奘可惜是僧人，否則，他的功業，豈在張騫、傅介子、班超這班人之下呢？

玄奘將動身西行的時候，大家都竭力勸阻他，他答道：「從前法顯、智嚴都能去求法，以利導羣生，他們的這種偉大精神，難道我們不能繼續仿效嗎？」但他這次西行，却又遇着一重更大的困難。這時天下才定，政府禁止百姓不許出蕃。像這種萬里長征，遠適異國，假使能夠借着國家的威力，還可以有恃無恐；現在不但不能得政府的保護，反而觸犯政府的禁令，這種旅行，豈不更加困難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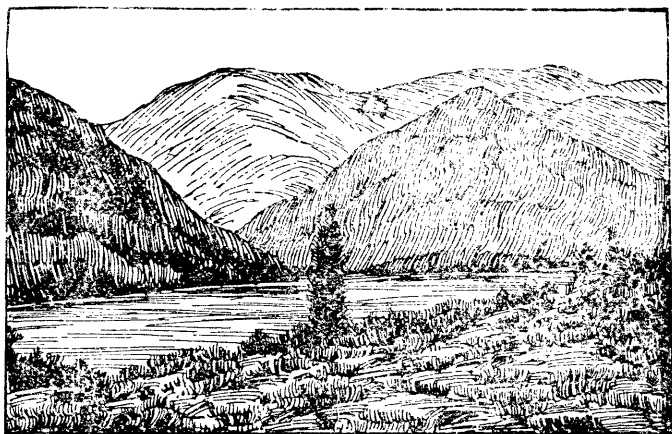
▲初出發的艱苦

唐太宗貞觀三年，玄奘已經二十六歲了。他預備仲秋的時候起程。這時有一個秦州僧人，名叫孝達，將自京回鄉，玄奘便和他同去。到了秦州（今甘肅天水縣）住了一夜。遇着蘭州（今甘肅皋蘭縣）的人，又隨着他到蘭州，也住了一夜。又遇着涼州（今甘肅武威縣）人送官馬回去，他便又隨着他到涼州。在涼州停留一個多月。那時李大亮做涼州都督，他既奉着禁止百姓出蕃的聖旨，防禁得很嚴厲。有人報告他說：『現在有一個僧人從長安來，要到西國，不知何意。』李大亮便派人追他回來，強迫他退回京師。恰巧有一個僧人名叫慧威，聽到玄奘求法的志願，極爲贊嘆，便祕密地派他兩個弟子慧琳、道整，私下送玄奘向西。從此他不敢公然出來，晝伏夜行，到了瓜州（在今

嘉峪關外安西縣。

瓜州刺史獨孤開，聽說玄奘來到，他並不拒絕。玄奘便訪問他到西方去的行程。獨孤開道：『從此北行五十餘里，有瓠盧河（今名覺河，在敦煌縣西），上廣下狹，洄波甚急，深不可渡，上有玉門關（古玉門關在今黨河西岸），是西行必經之路，就是西境的咽喉。關外西北，又有五烽，住着候望的人。五烽各相離一百里，中間沒有水草。五烽之外，就是莫賀延磧（磧是沙漠），伊吾國境了。』（伊吾國據唐書地理志，貞觀六年，改設伊州。玄奘於貞觀三年到那裏，其時還是自立爲國。現在爲哈密地。）玄奘聽了獨孤開的說話，不免憂愁，而且他所騎的馬又死去了，更使他鬱鬱不歡。他正在徘徊未發的時候，而追他的文書又到了。

原來涼州刺史訪查到玄奘實在沒有回京，便移文到瓜州來，說：『有僧人字玄奘欲入西蕃，所在州縣，應嚴候捕捉。』州吏李昌懷着牒文秘密來見



天

玄奘道：『法師不是玄奘嗎？』玄奘遲疑着還沒有回答。李昌又道：『法師請說實話，我可以替你設法。』玄奘便把實情告訴他。李昌極爲讚嘆道：『法師真能這樣實行，我便爲法師把文書毀了。』他說罷，便在玄奘面前，把追牒撕碎。又道：『法師須得早去。』

山

隨着玄奘同來的兩個小僧，道整已先向敦煌祇有慧琳還在他身邊。他知道慧琳不堪涉遠，便也放他回去。又換了一匹馬，但是苦於無人牽引。此時忽然有一個胡人來，自己說姓石字槃陀，情願受戒做他的弟子。玄奘許了他，他很喜

悅，告辭回去，不一會又來了，帶着餅餌。玄奘看見他容貌壯健，態度恭敬，便把自己西行的意思告訴他。胡人說，願意護送他過五烽山。玄奘大喜，便質當衣服代胡人買馬，約明天來會。

明日，這個胡人又帶着一個老胡同來，老胡騎着一匹瘦老的赤色馬。少胡指着老胡對玄奘道：『這老翁極熟悉西方的路途，他來往伊吾已經有三十幾次，所以我和他同來。』老胡道：『西方的路途，異常險惡，有沙河的阻礙，又有鬼魅和熱風，遇着的人，沒有一個可以倖免的。就是同伴衆多，尙且常常會迷失，何況法師單獨一人，如何可去？請你自己斟酌，不要太看輕自己的身命。』玄奘道：『我因爲求大法，才去西方。若是不到婆羅門國，終不東歸，縱令死在中途，也是沒有懊悔的。』老胡看見他立志甚堅，便道：『法師如果必定要去，可以騎我的馬，這馬往來伊吾已經十五次，壯健而且識路。』玄奘以爲然，便換了馬。老胡很歡喜，致敬禮而別。

玄奘於是束裝，和少胡於夜間出發，三更多天，走到瓠瓢河，遠遠可以望見玉門關。離開玉門關上流十里多路，兩岸闊約丈餘，旁有梧桐樹叢。胡人便斫取樹木來做橋梁，布草填沙，驅馬而過。玄奘既得安渡，很是歡喜，便下馬休息。他和胡人在離開五十幾步的地方，各人鋪下被褥睡覺。不料睡了不久，胡人忽然拔刀而起，慢慢地向着玄奘走來，但是離開十幾步路，便又迴轉，不知他是什麼意思。玄奘看見他這種怪狀，心裏坦然，並不爲慮。天將明的時候，便叫胡人起來，取水盥洗後，將再前進。胡人道：『弟子憂念前途險遠，又沒有水草，祇有五烽底下才有水泉，必得夜裏到那裏偷着水過去，才不致在路上因缺水而渴死，但是一處被人覺察，便要喪命。不如回去，才是安穩。』玄奘不聽。胡人道：『弟子不能去，弟子的家累既大，而且王法也不可犯啊。』玄奘知道他的意思，便任他回去。胡人又道：『法師必不能到那裏，如果被人捉去，那便奈何？』玄奘答道：『縱使把我的身體，切割得像微塵一樣，也決不退回。』胡

人看見他十分堅決，便也不顧而去。

▲高昌王的待遇

玄奘最初出發的時候，還有僧人慧威所派的兩個弟子相伴，後來既經遣去，又遇着胡人，不料還沒有到五烽，這胡人又去。他單獨一身，在茫茫的沙漠中，這種孤寂的長途，不但不足以使他敗興，反而使他的志氣，更加堅固。他以為凡事必須求自己，他人是不可靠的。

他走了八十幾里，便看見第一烽，恐怕守望烽火的人看見，便隱伏於沙溝內，到夜裏才敢再走。到了烽西，看見有水，他便下去就水而飲，並且洗手。又取皮囊盛水，預備做路上的飲料。不料突然地一箭射來，幾乎射中他的膝蓋，一會兒，又一箭飛來。他知道已經給守望的人看見了，便高聲說道：『我是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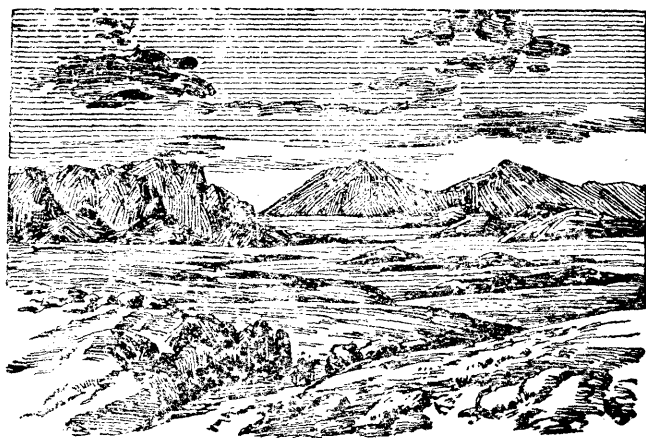


玄奘走到夜裏，已到第四烽，他恐怕烽上的人留難，想悄悄地取水而過。

沙 說完，便牽着馬向烽走去，烽上
中 的人也開門出來，帶他進去見
的 校尉（官職名）王祥，問知玄
的 奘的意思，便道：『西路艱難，你
的 終竟是不能達到的。現在我也
的 不罰你，送你回敦煌去。』玄奘
的 不肯。王祥嘉許他的志趣，便不
的 爲難他，並且給他清水和麵餅，
的 指點他西去的道路。他便辭別
的 王祥直向第四烽而去。

不料他到了水邊還沒有下去的時候，飛箭已經射來。他不敢再取水，便忙跑到烽官那裏。烽官聽見他的談吐和志趣，很爲歡喜，便留他住宿；又送他大皮囊和馬麥等。他獨行百餘里，忽然迷失道路，尋覓泉水不得，而所帶的大皮囊，又失手打翻，迢迢千里所依賴的飲料，全部喪失；在這種茫無邊際的沙漠裏，要找一滴水，是絕不可能。沒有飲料，怎能生活呢？他在沙路裏徘徊着，不知向什麼地方去好。他全無主意，便想東歸，再回第四烽；但是走了十幾里，忽又轉念道：『我先已發下志願，若是不到天竺，決不東歸一步。現在爲什麼呢？我寧可就西而死，不可東歸而生。』於是旋轉馬頭，直向西北而進。

這時，他四顧茫茫，人馬絕跡，一片無邊的沙漠中，祇有他一人一馬，踽踽獨行。在昏黯的黑夜裏所見的，便是妖魅舉火，燦爛得像天上的繁星；在日裏，便是驚風把沙吹起漫天散落，好像下雨。在這樣的境地裏，他心中並無恐怖，只是沒有水飲，渴得不能前進，經過四夜五日，滴水沒有沾唇，口腹乾焦，幾乎



戈壁沙漠

就要倒斃。這時候，他實在不能再掙扎着前進了，便倒臥在沙中，等着死神的降臨。不料到第五夜半，忽然有涼風觸着他的身上，清涼爽快，像在寒水裏沐浴，因此眼目清明，精神陡長，而馬也能起行了。他使再向前進，又走了幾里，忽然看見青草和甘泉，於是人和馬才有活氣。又經過兩天，才走出流沙的境界，到了伊吾。

伊吾王把玄奘送來高昌國，雖在西邊偏僻的地方，卻也是漢族，所以高昌王其時高昌王（高昌故址在今吐魯番西二十里，雅爾湖濱）麴文泰，聽說有漢僧來到伊吾，便即刻遣使帶着敕書叫

聽見是漢僧，便很仰慕。玄奘走了六天，到高昌地界的白力城（今廣安城地，這時已經天晚了。高昌王與侍人前後列燭，親自出宮迎入後院，請玄奘坐在一個重閣寶帳中，拜問殷勤。高昌王道：『沙漠中的路途，萬分艱險，法師能夠獨自走來，真是奇怪啊！』又道：『從前我曾經跟隨父親遊歷大國（即指中國）從隋帝經歷東西兩京（兩京即洛陽和長安）及燕代汾晉各地，見過許多名僧，並不能引起我的仰慕。但自從聽見法師的大名，便身心歡喜。預備等法師到來，請你收我爲弟子，供養法師，請求你察納我的一點誠心，不要西遊。』玄奘竭力辭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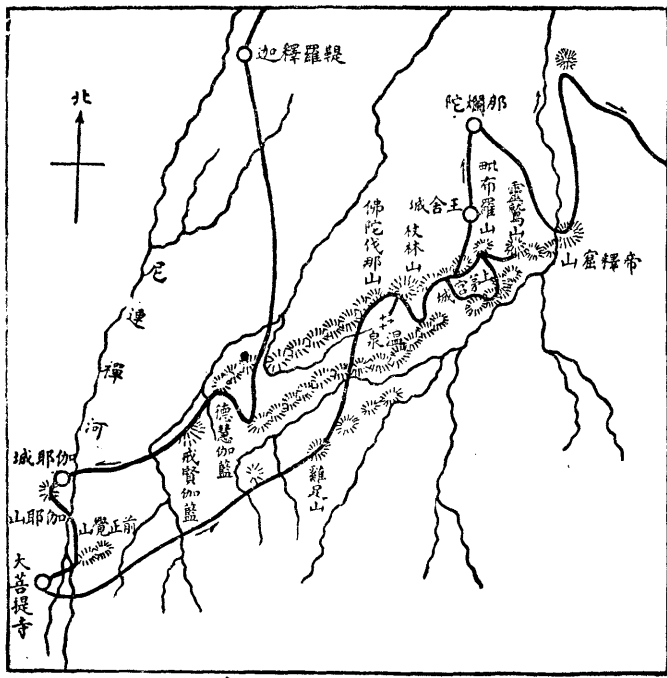
高昌王看見玄奘不肯留下，便動了氣，大聲道：『我有法子處置法師，法師又怎能去得？我一定要留住你，否則便送你還國，請你自己酌量罷。』玄奘含淚嗚咽，不能再說。高昌王也不理會，只命人增加供養。每日膳時，高昌王必親自捧盤，勸他進食。但是玄奘既被他強迫留着，違阻他原來的志願，便立誓

不食以感動高昌王的心，於是端坐着，水漿不入口。過了三天，到第四天，高昌王果然爲他所感動，自己覺得十分愧悔。便謝罪道：『現在任你西行，請你早些進食罷。』玄奘恐怕他不實在，要他發誓。高昌王便依從他。並且大家約爲兄弟。

高昌王既放玄奘西行，又代他剃度四個沙彌（初出家之稱，現在的人叫童僧爲沙彌），以便在路上服侍他；並製衣服三十套；因爲西土寒冷，又造面衣手衣（卽面套手套）靴襪等各幾套；另外給他黃金一百兩，銀錢三萬，綾和絹五百疋，馬三十匹，腳夫二十五人，派遣殿中侍御史歡信護送他到葉護可汗的衙門。又寫了二十四封信，給屈支等二十四國，每一封信，附大綾一疋爲證。又以綾絹五百疋，果味兩車，獻給葉護可汗，並附了一封信說：『法師是我的兄弟，要往婆羅門國去求法，請可汗憐他如憐我一般，並請通知以西諸國供給烏落馬（鄔落，一作烏落，今云烏拉，卽驛馬），遞送出境。』

▲遊北印度

玄奘既出高昌境，便轉向西北，到阿耨直國（即漢時的焉耆；現在新疆的焉耆縣）在這裏渡開都河，入屈支國（今名庫車）又入跋祿迦國（即漢時的姑墨，今名拜城）經過凌山的險阻，寒風慘烈，刮面如刀，他們懸釜而炊，席冰而睡，七天不能出來。同來的徒侶，耐不住凍餓，死了十分之三四，牛馬死的更多。照地理上講，他們出高昌後，應該向南走，渡過庫木塔格和喀什噶爾沙漠，由疏勒再越葱嶺，直往印度，比較便捷得多。玄奘舍近求遠，爲什麼呢？因爲唐朝初年，西突厥的葉護可汗正強，西域各小國，都是他的附屬，旅行的人，非靠他保護不可，所以必得繞道西北，到千泉（一名平城）見他們的可汗，得着他的允許，才能沒有意外。千泉在素葉城的西面，南對雪山，三面都是



路通之奘玄

做鐵門。是在羯霜那國（今名卡什，即明史上的渴石。）從此又經歷十幾個

平陸，有泉地千所，所以叫做千泉突厥的可汗每年都來避暑，風景很是幽勝。至於玄奘到後，可汗待他如何，現在已經不可考了。玄奘將到雪山，須先經過鐵門，鐵門就是左右的山環抱着，山極峭峻，中通狹徑，兩旁的石壁，都像鐵的顏色，中間設着門扉，再加以鐵的鎖鍊，所以叫

小國，到揭職國，再由揭職國的東南入雪山，便到北印度。

玄奘在北印度，所歷二十餘國中，如健馱羅國，在古時，雄長五印度，有彌蘭王，迦膩色迦王，都是英略蓋世，教化昌明的，所以在佛教史上，最爲重要。

古時印度境內，闡明佛教的各論師，如那羅延天，無著菩薩，世親菩薩，法救，如意，脇尊者等，都生長在健馱羅。等到玄奘的時候，政教已不行，地方也空荒了，居人稀少，而且人民都是敬仰異道，很少信正法的。迦膩色迦王時候所立的僧伽藍（卽佛寺，梵語作僧伽藍）千餘所，都已摧殘荒廢，蕪穢蕭條了。

獨有一間重閣，是當時迦膩色迦王爲脇尊者所建的，還有旌表存着，記的是脇尊者年將八十，捨俗出家，城中少年都笑他道：『愚夫老朽，真是淺智。』要曉得出家有兩種事業，一則誦經，一則習定。你現在衰耄，不能進取，也要冒充清淨的高僧，怕不過是吃吃飯而已。』脇尊者聽了各人的譏議，便和當時的人斷絕往來，自己發誓道：『我若不通三藏理（經律論曰三藏）不斷三

界欲（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爲三界）決不將脇攔到席上。」從此之後，不分晝夜，苦心研究，日裏研習理教，夜裏靜處凝神，這樣經過三年，便通佛道。時人敬仰他，便稱他爲脇尊者。

伽溼彌羅（卽漢時的罽賓）也是古時北印度的雄邦。國王聽說玄奘來到，便使人去迎接。國王親自率領羣臣及都城內的僧人和玄奘相見。護從的有千餘人之多，禮貌極其隆重。國人互相嗟嘆着談道：「這是支那（指中國）的僧人，他的智力宏大，在我們這般僧人中，沒有能及得他的。以他這樣的聰明，足以繼續世親菩薩兄弟的遺風。只可惜他生在遠國，不能早接聖賢的遺芳啊！」玄奘在這裏，停留了二年，學習各種經和論。

▲遊中印度

中印度，佛教書中稱爲中國，因爲那時地理未明，以爲這裏是世界的中央。這地方是如來佛本生之地，文教最盛。玄奘在這裏停留的時候也最久，他曾經經歷過三十餘國。



當玄奘的時候，天竺最強的國家，要算羯若鞠闍了。牠的都城西臨迦河，城牆堅固，臺閣相望。居民富厚安樂，能專心研究學藝。國王名叫尸羅阿

迭多，他和玄奘相見後，問道：「你從那一國來？」玄奘答道：「從大唐國來。」國王又道：「大唐在那裏，離開這裏有多少遠？」玄奘道：「在此地東北幾萬里，就是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的便是。」國王道：「曾經聽見

摩訶至那國有秦王（即唐太宗），他少年時非常靈敏，長大後又十分英武。先前很不太平，國土分崩，秦王平定海內，風教及到遠方，外國都仰慕他，自願稱臣。有秦王破陣樂（樂曲名，唐太宗爲秦王，破劉武周軍，便作秦王破陣樂曲，及卽位，每宴會必奏之，後改名七德舞），久已聽見過了。大唐國就是這個嗎？玄奘道：『是的。至那是前王的國號，大唐是我君的國稱。從前未曾襲君位，稱爲秦王；現在已承繼大統，稱爲天子。』國王聽了，很爲讚歎。玄奘在這國裏的跋達羅毗訶羅寺，住了三個月，學習經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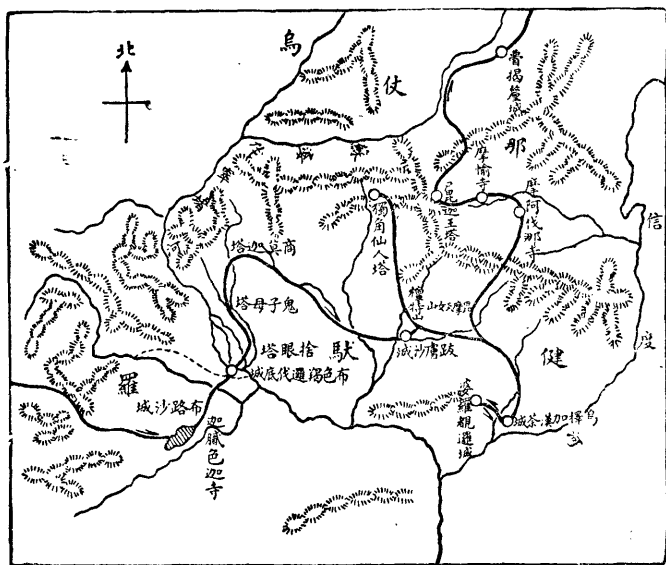
釋迦牟尼（就是如來佛）生長的地方，叫劫比羅伐窣堵國（法顯記作迦維羅衛國），玄奘到那裏的時候，淨飯王（釋迦的父親）的正殿還在，有石柱，高三十餘尺，上面刻着師子象，旁邊記着佛寂滅時候的事情，是無憂王所建的。（無憂王又譯作阿育王，出世在如來之後百年，信奉佛法，中印度很多他的遺跡。）境內有一個地方叫伐尼林，就是如來誕生之處。

摩揭陀（一作摩揭提）在恆河之南，在古時候，是中天竺有名的國家。那時已經稍衰了。因為是如來成道的地方，（又有彌勒、迦葉波、舍利子、龍猛提波、馬鳴、護法、德慧諸菩薩的遺跡）無憂王的八萬四千塔盛極一時，佛教的遺跡，多可考見。玄奘在那裏拜戒賢和尚爲師，學婆羅門書，及印度梵書，經過五年才去。

這國周圍有五千多里，城裏很少居人。土地肥沃，宜於耕種；但是氣候熱暑。城邑建在高原。孟夏之後，中秋之前，平地流水，可以泛舟。風俗醇厚質樸，尊敬佛法。堯伽河南有故城，周圍七十餘里。雖然荒蕪已久，而基址卻還在着，叫拘蘇摩補羅城（意卽香花宮城因爲王宮中多花）如來陞槃（佛家語就是死）之後的一百年，無憂王從王舍城遷到這裏，重築外郭，圍繞着舊城。

香花宮城的西南三百里，渡過尼連禪河，便到伽耶城，這城也很險固，極少居人。西南有伽耶山，俗稱靈山，東渡大河，到鉢羅笈菩提山（意卽「前正

覺』如來將證覺，先登此山，無憂王於佛登山上下所經過的遺跡，都樹着



路通之奘玄

旌表。又西南十四五里有菩提樹，疊輒作牆，周圍有五百步，佛便坐在這樹下面成等正覺的。（等正覺，佛家語，又稱正遍知，亦稱正等覺，佛家十號之一，就是說具一切智，於一切法無不了了。）

玄奘又東渡莫訶河，走了百里，到屈屈播陀山（意即鷄足山），三峯峻起，為大迦葉波寂滅處（寂滅就是死。）從這山向東走百餘里，到奢羯羅補羅城（意即

上茅宮城，在摩揭陀國的正中，爲前王的都城。因爲多出香茅，所以便以此爲名。四周都是崇山峻嶺，當作外郭，周圍有一百五十餘里。內城的餘址，周圍三十餘里。東北十四五里，有姑栗陀羅矩吒山（意卽鷲峯，一作耆闍崛山）如來在世的時候，多住在這個地方。他又向東北走，到曷羅闍姑利泗城（意卽王舍）。

刼比羅伐窣堵國內，有釋種的大家，這家的原因，是從前勝軍王（憍利羅國主）求婚於釋種，釋種鄙視他不是同類，便欺騙他以僕人的女兒給他，勝軍王立爲正后，生子爲毗羅釋迦王。他做太子的時候，想就舅家受學，到了刼比羅伐窣堵的都城，在城南看見新講堂，他便進去休息。羣釋都驅逐他，並且罵他道：『卑賤婢女的兒子，敢坐在這裏嗎？這房子是諸釋所建造，預備給佛住的。』毗羅釋迦受辱回去。他卽位之後，要報復先前的恥辱，便大興甲兵，戰勝諸釋，把釋一齊虜來，共得九千九百九十九人，全數殺戮，遂滅釋種。這個

大家就是埋葬諸釋的大墳墓。

▲遊東西印度及回國

玄奘自中印度到東印度又到西印度，所經歷的又是三十餘國。他又沿着波刺斯（今波斯）和僧伽羅（今錫蘭）等國回來。並且在東印度的迦摩縷波國，開了一次盛會，真可算得是勝遊了。

玄奘從鉢伐多羅國回來，住在摩揭陀那爛陀寺，又到般若跋陀羅大德（大德是佛家的尊稱）那裏，停留兩個月，解決了些經典上的疑義。又到杖林山勝軍論師處，請求指導。在那裏兩年，仍舊回到那爛陀寺，因為折服了師子光大德，便著了會宗論三千頌。又折服了順世外道（信仰佛教的人，稱其他宗教及一切哲學皆謂之外道），便著了一部破惡見論。這都是玄奘未到

迦摩縷波國以前的事情。

迦摩縷波國（唐書作加沒路，或謂就是現在的孟加拉部庫治貝哈城）周圍有一萬多里，是東印度地方的大國。王號爲婆羅門種。自從有了疆土，已經經過成千的年代。這時的國王名叫拘摩羅，他很好學，人民都服從他的教化。他聽說支那僧人在摩揭陀，便殷勤派人來請。玄奘將要去見他，恰巧羯若鞠闍國戒日王征伐恭御陀回來，也聞名來請，便和拘摩羅王同渡碗伽河，到羯朱嚙祇羅國相見。（此國在中印度。）國王特地在曲女城開大會，發出公文，告訴各國及了解經義的人，都會集來聽支那法師演講。

這個大會，五印度中來會的有國王十八人，熟知大小乘的僧人三千餘人，婆羅門及外道二千餘人，那爛陀寺的僧人千餘。會所先造成草殿兩間，每間可坐千餘人。集會的這一天，自王的行宮，用儀仗擁護着金佛，到草殿禮拜過佛，施食過之後，另外設一寶床請玄奘上坐主講。

玄奘便升座，稱揚大乘，序述作論的意思，宣示大眾。他說，其中如有一字無理能夠被人駁倒的，他情願斬首以謝大眾。這樣，一直到晚，沒有一個人敢說什麼。王歡喜還宮。一連十八天，無人發論。散會的這一夜，各國王贈給他成萬的珍寶，玄奘一概不受。

拘摩羅王便莊嚴一隻大象（莊嚴是佛家語，就是裝飾。）上施幢蓋，請玄奘乘着，巡遊於路，告喝給大眾聽道：『支那國的法師，確立大乘教義，破除各種異見，十八日來，沒有敢發議論的，大家都應該知道。』這是西國的立法，凡是論勝的，都是如此。

散會之後，玄奘告辭要回去。拘摩羅王道：『弟子在位三十餘年，崇積財寶，每五年，做一次七十五日的無遮大施，現在要做第六會，何不暫住隨喜。』（佛家語稱遊謁寺院爲隨喜。）玄奘答應了，便向鉢衆耶伽國，就大施場。宛伽河在北，閻牟河在南，二河會合處作大潭，（潭是除地以祭，）周圍十四五里。

這時僧人俗人到場的有五十餘萬人，按日大施，一個月才能普遍。於是府庫都空，並國王在身的衣飾，都沒有遺留的了。然後各國的國王將財寶贖回，拘摩羅王所施的衣飾等，還獻於王，才得服用如故。會場既散，玄奘便辭去。玄奘動身的時候，拘摩羅王和各國國王，都有很厚的贈品，以大象一頭，金錢三千，銀錢一萬，供給他做衣費，並且派遣大臣，帶着書信給玄奘所經過的各國國王，叫他們發騎遞送，一直到漢境爲止。

歸途又到迦畢試境，國王又做了七日大施，事畢，遣百餘人送他度雪山，越過大嶺三重，經過二十餘日，才得通過。旅行的艱難，這算是最厲害的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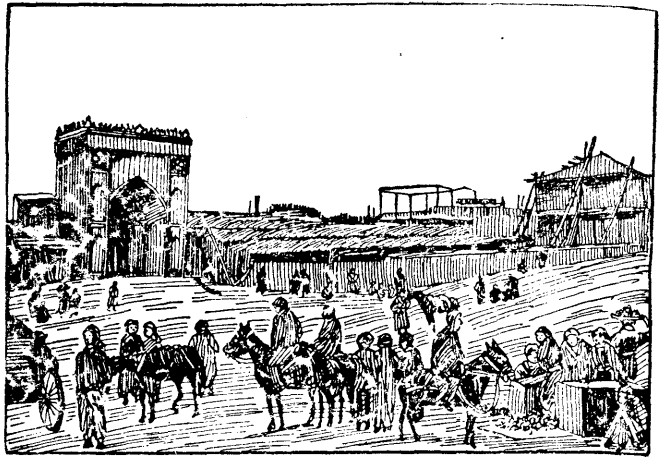
玄奘的回來，並不是循着舊路走的。他既踰雪山，登達摩悉鐵帝（唐書作護蜜）的高原，度波謎羅川（唐書作播蜜川，今名帕米爾河）的大河。路上絕無人烟，惟多冰雪。走出葱嶺之東，所經歷的地方，有竭盤陀（今薩雷庫勒之塔什庫爾干城），烏鍬（其地產玉），佉沙（今葉爾羌城），斫句迦，瞿

薩旦那（今和闐）等國。

玄奘在外，印度的學者，都敬仰他的盛德，並且加他以徽號，或稱他木義提婆（意即解脫天），或稱他摩訶邪那提婆（意即大乘天）。他歷覽山川，幾經歲月，才回中國。得着如來肉舍利（舍利是佛骨。又釋迦既卒，弟子阿難等焚其身，有骨子如五色珠，光瑩堅固，名曰舍利子。）一百五十粒，金銀刻檀佛像七座，三藏文五百二十夾，總共六百五十七部。

▲功德圓滿

玄奘走到于闐，被于闐王留住，不能立即回國。他便修表使高昌人跟着商人入朝。表上是敘述他先前到印度去求法，現在回來，已到于闐，以及經過的一切。他恐怕太宗追究他從前私自出國之罪，所以留在于闐待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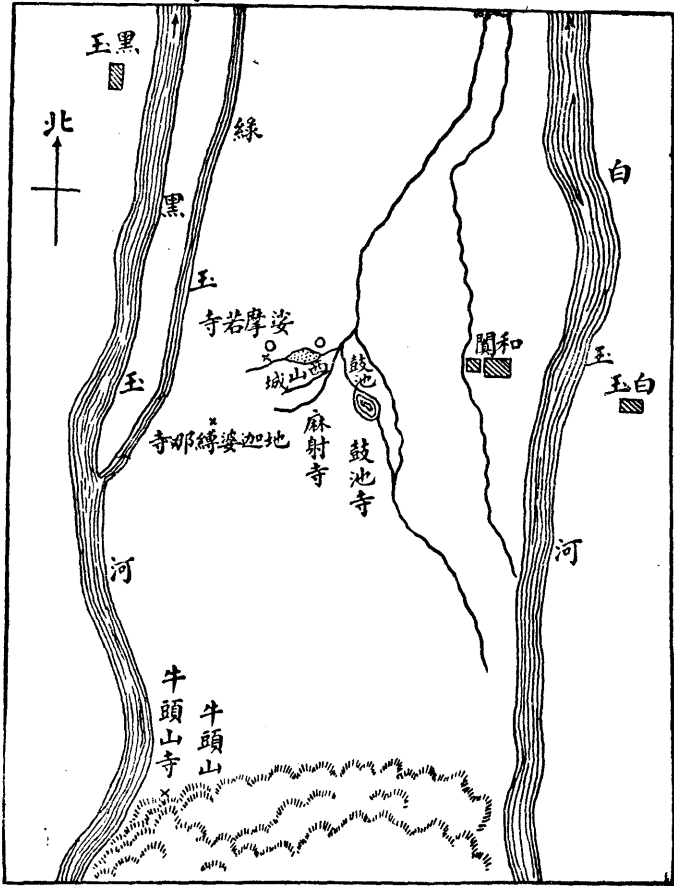


于

使者回來，帶着太宗的恩詔，歡迎他，即速回來，並說懂得梵語和經義的僧人亦可同來。同時並命于闐等道，使諸國贈送他人力鞍馬，不致缺乏。又令燉煌官司在流沙迎接，鄭善在沮洳迎接。

闐

玄奘奉到敕書後，便起程回京師。于闐王贈送也很豐厚。於是他經過幾番周折，終於達到漢境，既至沙洲（今甘肅敦煌縣）又附表於朝，這時太宗在洛陽的宮中，得着玄奘的表，知道他漸漸來近了，便敕西京留守房玄齡使官員歡迎招待他。



于闐的古蹟

玄奘聽說太宗將伐遼東，恐怕路上遲緩，不及見着太宗，便加倍趕快前

進，貞觀十九年正月到了西京，在洛陽宮謁見太宗，太宗親自迎接，慰問了一番。隨後又問及異域的事情。玄奘自雪嶺以西，印度境內，都是親身遊歷過的地方。他考察疆邑，耳聞目見，記憶無遺，隨問隨答，都有條理。太宗大爲歡喜，便勸他還俗，想給他做官。玄奘謝道：「玄奘從少便進了寺院，信奉佛道，所習的是佛經，並不曾研究孔教，若命還俗，便好比教船離水而登陸，不但無功，而且徒然使牠腐敗。玄奘但願終身行道，以報國恩。」他再三懇辭，太宗才不勉強他。這時太宗即將親往遼東，興師伐罪，要玄奘隨行。玄奘又辭道：「皇上東征，討亂國，誅賊臣，必有大功。玄奘自念，對於軍事，絲毫不能效力，徒然虛耗路途上的費用。並且兵戎戰鬪，照佛門的律制，是不能觀看的，既然佛有此言，不敢不奏。伏願皇上仁慈哀憐。」太宗容納他的話，便不叫他同去。他便回長安，住在弘福寺中，專翻經典。

貞觀二十五年，太宗在玉華宮，召見玄奘，問他所翻的經論。玄奘呈上新

翻的經論九本，又請經題。太宗便把自己做好的一篇大唐三藏聖教序拿出來，在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當面羣臣誦讀。讀罷，百官都稱慶。玄奘又上表謝恩。皇太子（卽高宗）又製述聖記文賜給他。他隨後移住慈恩寺。

高宗卽位，待玄奘的恩遇，更加隆重。顯慶二年，高宗到洛陽，玄奘也陪從着。他自從離開洛陽已經好多年了，現在因爲扈從天子，暫得還鄉。遊覽舊市，訪問親故，差不多喪亡完了，惟有一個姊姊，嫁給瀛州張氏，遣使來迎他去，姊弟相見，自然悲喜交集。他問明父母的墳墓所在地，便去拜掃。因爲年久荒頽，便遷地改葬。

從前，後魏孝文帝自代遷都洛陽，在少室山上造少林寺，因着山勢的高低，有上方下方之稱，一共十二院。東據嵩岳，南面少峯，北依高嶺，兼帶山川。西臺最爲秀麗，就是菩提留支譯經的地方。少林寺西北嶺下，緱氏縣的東南鳳凰谷陳村（又名陳堡谷），便是玄奘出世的地方。他因爲少林寺的地點清

幽，又靠近父母之邦，便表請住少林寺，高宗不許。麟德元年二月，死於長安西明寺，壽六十三歲。高宗痛哭他，並且停止朝會三天，對左右的人道：『我失去一件國寶。』並且下了五次御札，褒恤玄奘的葬事。四方來會葬的，約百餘萬人，送葬之盛，前後無比。

編主起應徐五雲王
集一第庫文生學小
(二五四一一)

奘 玄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
一册定價大洋壹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發 行 所	印 刷 所	發 行 人	校 訂 者	譯 語 體 者	原 著 者
商 務 印 書 館	商 務 印 書 館	王 雲 五	殷 佩 斯	陳 倩 如	孫 毓 修
	上海及各埠	上海河南路	上海河南路		

六八七二上

(本書校對者喻飛生)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08 0848B

~~1593587~~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第一卷第六期

小學
第一集
第五二册